

難以下嚥的盛宴

(第十屆大學文學獎(2018-2019)少年作家獎)

■ 中六丁班 梁慧儀

冬風將佳餚的誘人香氣捲來，剛盛好、還冒著蒸氣的飯香、酥炸的油香混雜著椒鹽的刺激……姑母喚大伙快點動筷，免得一桌子的好菜都被寒風偷吃了。我夾起一塊咕嚕肉，一口咬下，酥脆和酸甜在口腔中蔓延開去。大夥笑得燦爛，聊得起勁；我嚼著肉，卻嚐到了隱隱的苦意，看著大伙模糊的笑容，勉強吞下肉，突然失去了食慾，那漆黑角落中的廚房的黃燈一眨一眨；悄悄地，我把筷子放下了。

那晚的風特別強，在襖子下我還多添了兩件羊毛內衣；許是寒冬的關係，那烏黑的一片已經襲了下來，只有風和昏黃的街燈在和夜抗衡著。

年三十晚的團年夜，只有昏黃的街燈在路上與我作伴，然而這路終歸也到了盡頭，夜中又只剩下它寂寥的身影。

我佇在門前。那雜亂的戲鬧聲破壞了夜的靜謐。「記住，笑容。」我方按下了門鈴。

「姑母、姑丈、大伯、伯娘……」我換上了一年中最璀璨的面具——叫道，廳中只是沈浸於一片無斷續的嬉笑聲，卻無傳來半點實在的回應。

屋子中堆滿了人，原應是溫暖的，窗縫中卻滲入了刺骨的冷意。明亮的燈把眾人的模樣照得一絲不漏，從那嚷著自己的兒子得了什麼冠軍的笑容乃至那不易察覺的不屑——通一覽無遺。

「把遊戲機還給我！」「嘻嘻！來搶啊！」「你別跑！」「搶得到我便還給你！」「碰——」那不知拿了什麼冠軍的孩子搶了不知道誰家孩子的遊戲機，爭奪中把案上的茶倒翻了，茶杯沒破，只是把我白色的褲子染污了。「哎喲，兒子別跑——」我拾回了茶杯，默默地，用布把茶水擦乾。

悄悄地，我走到了漆黑走廊中的廁所將褲子上的茶漬清理乾淨。當我重新投於無盡的黑暗時，不遠處隱約透出了絲絲微弱的昏黃燈光，那猶如孤獨的螢火蟲獨自投進了空虛的夜；又如那無人無光道路上的一柱寂寞的路燈。

腳步不自覺地邁向光源，我看不清半合的門後到底是什麼。白煙鑽出門縫，散發至走廊，伴隨着一陣細碎擊落的音律傳出，那股熟悉的香氣從白煙中襲來。

我緩緩推開門，光依舊昏暗，無法照遍走廊。那個白頭老人——我的爺爺。那沾上污漬的灰色棉襖與那花白的髮，竟與那充滿油污的黃燈和老舊泛黃的白瓷磚那麼合襯。

他背向我，淅淅瀝瀝的流水聲更添幾分寒意，黃燈把他的身影拉得細長，模糊間竟與那寂靜夜裏的路燈重疊了，在黑夜中顯得那麼分明卻又為人所忽略。

「爺爺，在準備飯菜嗎？」「慧儀怎麼來了？今晚有咕嚕肉哦，你最喜歡的。」「那可是你最拿手的，我也只愛吃你做的。」「呵呵！乖，你今晚多吃點。」爺爺笑得像個得了糖的小孩，雙手並沒有閒着，無情的水狠狠劃過爺爺的手；一個年過八十老人的手，那千萬的皺褶在水的碧綠中映襯得更紅，宛如雙手喝醉了酒。

我一下子將手浸在水中，取了根青菜，水的冷幾乎將手割傷。「爺爺，你忙其他的吧。」爺爺朝我笑笑，卻不再是小孩般的笑。

這狹窄的空間融入了無聲的夜中，竟比大廳來得溫暖而恬適，雙手麻痺了，水也暖了起來。那些久積的油污使這裡溫馨，昏黃的光隨暖風搖曳着，飄然而如歸家之感……

「開飯啦——」刺耳得使我暈眩的聲音逼着我走出我的歸處，我又返回了刺眼的大廳中。

大夥都落座了，我朝夜裡看看，卻不見那柱獨守空夜的燈。

「起筷——」剛盛上碟的青菜泛著油光，炆煮得軟嫩的五花肉冒着白氣，撩動着我的鼻子。但那雙醉了的雙手卻更加撩動著我的心。一瓶又一瓶的美酒正等待着被拔去木塞子的那一剎那，蓄勢待發去散發葡萄的酣意。

這裏燈火通明，卻獨獨遺漏了深巷中淺薄的黃光。那搶去了別人遊戲機的孩子只願低頭於屬於別人的遊戲，不知是誰家的孩子蹙著眉把青菜吐了，白切雞被餵至嘴邊才願再次張嘴；嬸嬸一邊嚼著蝦，一邊列出兒子的冠軍列表，還不忘吐出蝦子的殼，卻沒留意那殼竟被吐在了地上；落座於嬸嬸對面的姑母被白氣隱去了輪廓，只隱約地對嬸嬸露出怪異的笑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今天塞了一千元給老爸！」「你真是孝子賢孫！我拿了被子給爸呢！」「也不知道你的被子夠不夠暖！我買了件毛衣給他！」「哎喲，這年的冬還真冷！公公也七十多了，不注意保暖也不行呢。」空了的酒瓶散發着異香，他們漲紅了臉，不曾留意他們口中的人根本不見蹤影；但這不重要，他們昭示的功績才是真正值得被關注的，甚至為著各自的「戰績」而慶祝着。

那是我愛吃的咕嚕肉，我夾起它放進嘴裏，卻嚐到了一絲的苦和不屬於它的酸楚；看着眼前的他們，愈加細嚼，這份酸楚似乎更加濃烈、深刻了；酸中混和了鹹，那卻是屬於淚的鹹。裹着橙紅醬汁的咕嚕肉晶瑩依舊，味道卻變了，我知道，這並非我一向愛吃的咕嚕肉。

我仍舊將它吞下，眼前一桌子的菜卻已經失去引誘我攻下的美意了。

看向夜空，我本以為它只剩下黑，卻被我發現了一顆星寂寞地綴在純淨的黑上。香港的冬特別的落寞，無雪無霜，只有無垠的夜和一柱昏黃的路燈。

那角落的黑又現出了淡然的黃光，我朝着那光，默默地退場，在紛亂中隱去了蹤跡，尋找那唯一的燈。